

《长城放歌》

“唱”出军人的情怀

——“凝听”张银波新作《长城放歌》

■姚志国

叩开张银波先生的家门,见其正在汗流浹背地挥毫泼墨。

张银波先生曾与我是同一部队、同一机关的战友、挚友、畏友,退休后仍老骥伏枥,壮心不已,自学绘画,笔耕不辍,且颇有成就,硕果累累。

新画题名《长城放歌》,乃张银波数月殚精竭虑勾画,倾尽心血皴染,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而作。展卷凝视,不禁为其磅礴飞扬的气势、匠心独运的构思、苍劲艳丽的画面、古朴传统的笔法所震撼。

画面的主体是群山巍巍,绵延逶迤;巍峨长城,耸天破云。望之若放歌老将,气势恢弘。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,古往今来,有多少文人墨客为之折腰,赋诗丹青。长城又是人民军队的象征。当今,人们总将卫国保家、捍卫国家主权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比作钢铁长城,祈盼长城永固、国泰民安、九州和谐、齐奔小康。张银波作为一名“老兵”,其爱国爱军之心诉诸笔端,殷殷之意跃然纸上。记得唐

代李洞写过这样一首诗:“若非神助笔,砚水恐藏龙。研尽一寸墨,扫成万仞峰。”今仰观这幅画,真个让人目览“千仞峰”,心疑“神助笔”。

画面下方,左右两端各有一簇白里透红、娇艳欲滴、雍容华贵、倾国倾城的牡丹。也许有人会说,牡丹乃花鸟画、长城乃山水画,焉何将其撮合在一起?我认为,这正是张银波妙思翻飞、匠心独运之处。牡丹是富贵花,象征繁荣昌盛、国强民富、社会和谐、人民安居乐业,而这一切

又与钢铁长城——人民军队休戚相关。只有军队强大,柱石坚固,我们才能扬眉吐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小康生活。张银波匠心独具地将二者巧妙融为一体,用心良苦,实在是高!

画面上方缀以几只引颈高歌、鼓翼翱翔的大雁,寓意海外游子、炎黄子孙心系祖国,归心似箭,亦属点睛之笔。

《长城放歌》,画风苍润朴拙,雄浑高古,尺幅之内,穷千里之遥,极万仞之高,色墨并至,酣畅淋漓。《诗序》:“情动于中而发于言。”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涌动的对祖国、对人民军队的一腔热爱之情。

看《长城放歌》,似有音乐之声萦绕耳畔——是壮丽沉静的巴赫宗教音乐,是铿锵有力的贝多芬交响曲,是雄浑宽广的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,是史诗般气概的普契尼《图兰朵》,更是大气磅礴的《解放军进行曲》……

唱在蓝天的歌

(组诗)

■牛章文

星星,在机舱外闪烁

驾着战鹰,我在夜空巡逻,亮晶晶的星星在机舱外闪烁,那最亮的两颗,多像她深情的眸子,忽闪闪,在我眼前掠过。

小河边她送我归队,那深情的目光明亮而又执著。我多想把那两颗星星装进座舱,

带回陆地,别在胸前。让她倾听我强烈的心声,让她分享我战斗的欢乐。

啊,飞行员的热爱热烈而真诚,我爱她,更爱这神圣的星河。我要挽起这满天的星光,织一片安宁送给地,送给可爱的祖国。

我飞在故乡的梦中

乘着长风,我呼啸飞起,银翼耕耘着祖国的蓝天。我的心是一部播种的机器,把警惕的种子播在云端。

我在空中警惕地巡逻,如发现城外飞来的云烟。我的心是一支带响的箭镞,把沉沉的阴霾射穿。

当我飞向辽阔的苍穹,把战士的赤诚刻在云端。我的心是一把钢铁的大锁,牢牢锁住边关的门环。

我在空中机警地搜索,碧空里撒下串串白练,我的心是一只闪亮的银梭,把平安织进万里云天。

啊,我是人民的飞行员,我的心和蓝天大地紧紧相连,我是大地上一道钢铁长城。



长城放歌(中国画)

张银波为纪念建军八十周年而作

吾日三省吾身

■袁玉洲

2000多年前,曾子曰:“吾日三省吾身: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今天,我也有了自己的三省标准:“吾日三省吾身:读书乎?工作完乎?言行有过乎?”

读书乎?就是每天问问自己:今天读书了吗?读了多少?学到了哪些知识?有什么心得体会?倘若对这些问题有个明确的答案,就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充实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是人类智慧的结晶,是全人类的营养品,我们岂能不读书?

工作完乎?就是要问问自己,今天的工作都做完了吗?今日事,今日毕,明朝还有明朝的事。如果今天的工作都按时完成了,下班时就会一身轻松,晚上也能睡个好觉;反之则会心神不宁,老是惦记着工作的事情。“明日复明日,明日何其多,我心待明日,万事成蹉跎。”——这是古人给我们敲响的警钟,我们应当警钟长鸣。

言行有过乎?就是要认真想一想,在一天中,自己的言语和行为有没有过错的地方:有没有说错话,有没有做错事。倘若没有,则心坦然,问心无愧;倘若有的,就要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那样说、那样做,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。如果是因为自己一时冲动或不明是非而说错了话,做错了事,就要在第二天及时向当事人承认自己的过错,取得别人的原谅,以免造成更大更深的误会,影响到今后的工作。

如此一日三省,应当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勤奋好学、心胸宽广、诚实守信的君子了吧!

记得那年的棉花收成很好,村里的棉花站已经开始统一收购棉花了。

“姥爷,我帮你看着棉花车,我帮你排队。”

那时候我大约五六岁的样子。当我和姥爷推着一车白花花、软绵绵的棉花来到收购站时,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。

“你先看着车,我到前面看看,打听一下价格。”姥爷说。

我看着前面的长队,其实这也不能算是排队,很多人在不停地往前加塞儿,有的凭力气,有的凭势力,有的凭人多势众,我这个小孩自然被远远地甩在后

卖棉花

■谷艳静

面。在人群中,我很无助。

姥爷回来的时候满脸是汗,眼神里尽是焦虑和无助。“听说棉花又要降价了。早上的时候还是一块八一斤,现在已经便宜了两毛钱,再卖不了的话,可能还要便宜。”

怪不得人们都拼命往前挤,我想。

正说话的时候,不觉队伍已经往前移动了,姥爷慌忙往前推

车,无奈姥爷人老力衰,很快有人加在了我们前面。姥爷愤愤不平地说:“你怎么不排队,刚才你是在我们后面的。”

“我怎么没排队,刚才我就在这儿。”那是个又有力气又有势力的人,根本不把我们祖孙两个放在眼里。

看见姥爷佝偻着身子排队,满脸的焦虑,我的心隐隐作痛。我为姥爷感到不平,但又

无可奈何。我暗暗发誓:姥爷,等我长大后,一定要有出息,我要挣很多很多钱,不让您再受这样的苦,让您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
很多年过去了,当年卖棉花的情景还不时萦绕在我心头。如今,姥爷已经去世多年,许多承诺来不及兑现,已经物是人非。这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。我想,我唯有更加热爱生活,努力打拼,也算是对九泉之下的姥爷的一个回报,因为让儿女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,是他老人家的心愿,这一点我知道。

霓虹闪烁中的手机

■李艳明

一天傍晚,我们去淇河。捧着夕阳西隐的步伐,我们在水边尽情地玩耍,6岁的儿子在捉螃蟹,我和妻子也跳下了水……

当最后一抹余晖也被西边的群山吞噬掉,夜幕降临了。不远处,城市的灯光已璀璨一片,人们纷纷回到繁华与喧闹中。我们也满载而归。

刚到家门口,妻子忽然大呼:“坏了,我的包忘在河

边了!”我们二话不说,掉头又回到河边,可是找遍了我们去过的所有地方也没有找到妻子的包。就在我们焦急万分、甚至开始互相埋怨的时候,我的手机响了。“有人捡到了你的包,在第一人民医院门口等着咱呢!”我惊喜地对妻子说。

我们匆忙赶到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,在城市闪烁的灯光下,两个穿白色T恤衫的中年人在一辆小轿车

旁站着,像在等人。原来,给我们打电话的就是他们。确认了那包就是我们的以后,那人把包递过来:“看少什么东西没有?”妻子接过包,感激地说:“谢谢!谢谢!”他们却淡淡一笑说:“没什么,举手之劳。再见!”

目送那辆小车在霓虹闪烁的城市里渐去渐远,“举手之劳、举手之劳……”的声音在我耳畔久久回荡。



郁金香

李静 摄